

青史淚

大綱

司馬遷因李陵事件遭受腐刑，憂憤著述。寫作之際，突然蘇武來訪，向其說明自己李陵在匈奴的遭遇，兩人發現李陵事件並不如想像中的單純，而這一切都指向了漢武帝。

人物

司馬遷：字子長。老生。

蘇武：字子卿。老生。

李陵：字少卿。李廣長子李當戶之遺腹子。小生。

小李陵：娃娃生。

漢武帝：老生。

單于：淨。

李敢：李當戶的弟弟，李陵的叔父。武生。

公主：花旦。

諸大臣：丑。

龍套若干。

舞台

舞台分爲前後二部份。前舞台空台。後舞台以階梯架高，上有一桌二椅。舞台邊留一角落（以下簡稱角落），另置一桌一椅，上有文房四寶。

【序曲】

（舞台：燈全暗，僅角落燈亮。司馬遷伏案寫作。）

司馬遷：（念）展青史簡編一字字斑斑血淚，嘆風流人物一個個俱已成灰。

（司馬遷吟誦時，燈漸亮。小李陵耍劍。李敢上，也拔劍與其比劃一番。兩人難分軒輊，將劍入鞘。）

小李陵：叔父來了。

李敢：劍術日益精進，就要超越叔父了。

小李陵：（難掩喜悅之色）叔父別取笑。

李敢：不誑你。

小李陵：真的？

李敢：真的。誰想得到幾年前，是個連紮馬步都不穩的小孩呢。

（小李陵別過身子，紮起馬步。）

小李陵：（不服輸地）叔父若是三個時辰後再來，也依然是穩如泰山。

李敢：（拉起他）我曉得的，就算是五個時辰後再來，也是雷打不動。

（李敢牽小李陵的手，來到後舞台）

李敢：喏，你若能在這裡待上三個時辰，我才服你。

小李陵：唉呀叔父我投降了。

李敢：（笑出聲）說何投降，身為武將，最忌投降二字。想你我乃出身武官世家。徒有蠻力，不足與事。豈不聞上兵伐謀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能夠兵不血刃，方稱上將。

（小李陵坐到桌上，拿起書卷。李敢換另一本給他。）

小李陵：叔父要我讀書，將來好伐謀取勝，怎麼又反悔了呢？

李敢：兵書韜略盡是權謀機詐，你年紀尚小，理應先辨明是非。

（李陵隨手翻了一頁）

小李陵：曾子曰：「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。仁以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

而後已，不亦遠乎？」叔父，這說的是什麼啊？

李敢：責任重大，路途遙遠，我們堅毅勇敢。

小李陵：我已經很勇敢了吧，抓小蟲大蛇，再可怕的東西我都敢碰呢。

李敢：不是這種勇敢。

小李陵：不然呢？

李敢：長大後自然就懂了。

小李陵：（似懂非懂，只能繼續吟誦著。）士不可以不弘毅……

（此時燈漸暗，吟誦聲不絕。前舞台：李陵與若干兵士身著短打，兵士們正在紮馬步，也加入吟誦。）

兵士：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。仁以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後已，不亦遠乎？

兵士甲：頭兒，您讓我們每日紮馬步、練拳腳功夫也就罷了，為何還讓我們念這些之乎者也的？不知情的人還以為這是學堂呢。

（李陵與將士笑鬧時，漢武帝著便服與司馬遷上。）

漢武帝：是啊，還以為是學堂呢。

李陵：（驚）參見陛下。

漢武帝：免禮。寡人怎麼不知愛卿做起西席來了？

李陵：陛下見笑了。（看向司馬遷）這位是？

司馬遷：在下司馬遷，隨侍陛下左右。

李陵：原來是太史令，久仰。

司馬遷：早聞李將軍英勇過人，不減先祖風範。今日一見，卻與想像略有不同。

漢武帝：哦？哪裡不同？

司馬遷：更像一名儒者。

漢武帝：哈哈，儒者！子長啊，那你可得領略領略他的劍法，連他的叔父李敢都甘拜下風呢。弓箭也是一絕，不遜於先祖飛將軍李廣。

司馬遷：陛下取笑了，刀劍非下官本領。

漢武帝：李陵也淹通文墨，你倆可較量較量。

李陵：聽聞前太史令有修史打算，且兼備古今？

司馬遷：正是。

李陵：但願有朝一日能被寫入史冊，揚名千古。

（燈暗，燈光獨照司馬遷。）

司馬遷：（面向觀眾）那是我第一次，也是最後一次看見李陵。

（幕後大喊：李陵兵敗！投降匈奴！）

（燈暗）

【第一場】

（舞台燈亮。早朝光景。漢武帝在後舞台桌椅處，兩旁大臣跪倒在地。）

大臣甲：陛下，聽聞李陵兵敗被俘，已然投降匈奴！

大臣乙：陛下，聽聞李陵不但投降匈奴，還娶了公主！

大臣丙：陛下，聽聞李陵不但娶了公主，還替匈奴操練軍隊，指不定哪日便南下牧馬了。（漢武帝聽及此面露怒色。大臣們一陣沉默。）

大臣甲：陛下如何處置哪？

漢武帝：你說如何處置？

大臣乙：李陵一來全軍覆沒，二來投降匈奴，三來迎娶匈奴公主，四來為匈奴練兵……

大臣丙：每一條都是死罪啊！

漢武帝：傳令，誅李家九族。

（司馬遷聞言大驚，趕上前去）

司馬遷：陛下，臣以為李將軍是詐降。

漢武帝：此話怎說？

司馬遷：(唱)

那李將軍為人最賢，怎肯與那羯羶為姻眷……¹

(還來不及唱完，就被武帝打斷)

漢武帝：(正在氣頭上，什麼都聽不進去)掬了出去。

(士兵押司馬遷。司馬遷十分倔強，大笑。)

漢武帝：笑什麼？

司馬遷：(唱)

自古昏君不納忠良諫，錦繡河山破敗轉瞬間。

漢武帝：(冷笑)哈哈，寡人就成全你這忠良。拖出去斬了。

(司馬遷大笑不已，但行經角落看到未完的史書，只好屈服。)

司馬遷：唉呀！(轉身對漢武帝，下跪)陛下啊！(唱)

司馬遷為史官斗膽勸諫，實指望聖明君察納雅言。

秉中正口誅筆伐不藏掩，本就是史官職分非罪愆。

李陵案可疑處千般萬般，望聖上且三思仔細查勘。

漢武帝：(聞言停頓了一下)押入大牢，不日問斬。

(士兵押解司馬遷到角落，上銬。司馬遷頹坐椅上。)

司馬遷：(唱)

原以為生逢時得遇明主，鯤化鵬一奮翅千里路途。

這才知最難測君心如虎，言語間定生死臣民何辜。

(呆愣半晌，繼續伏案寫作。獄卒上)

獄卒：太史公啊，對不住啦！若有任何要求，俺一定盡力達到。

司馬遷：多虧老丈，在獄中還能修史不輟，多謝了。

獄卒：你真是我見過最怪的人。往常進來的一見我都是哭天搶地，只有你，居然問我有無紙筆？

¹ 此兩句為《牧羊記·望鄉》唱詞。

司馬遷：先人遺志，怎敢片刻忘懷？只是入獄多日，未知死期何處。

獄卒：聖上旨意已下，三日後問斬。(下)

司馬遷：(驚，唱)

案上簡編猶散漫，字字親手細增刪。

此身一去何足嘆，但憂千古遺事誰相傳？

先祖臨行殷勤盼，而今遺志誰成全？

(二彪形大漢上，押司馬遷到後舞台。背對舞台，司馬遷一聲慘叫。)

司馬遷：(唱) 既非人兮亦非鬼，也非陰兮更非陽。

(燈暗。)

(前舞台：有人手執白幡正在招魂，身後有一群人痛哭。司馬遷走近。)

司馬遷：敢問向誰招魂？何故哭得傷心？

招魂者：(有些戒備) 乃是爲了先人。

司馬遷：既是爲了先人，爲何無有披麻戴孝呢？

甲：啊，莫非是太史公嗎？

司馬遷：(詫異) 在下正是。

甲：當初太史公隨皇帝巡視軍營，至今仍記著呢。

(招魂者突然跪下，身旁的人也隨之下跪。)

招魂者：原來是太史公，請受我等一拜。

司馬遷：怎麼回事？

招魂者：太史公，咱是李將軍舊屬。李將軍平日待我們如同手足，兵敗之日，滿朝文武唯有太史公你敢仗義執言。此等恩情，無以回報。

司馬遷：(面露羞愧) 快快請起。(眾起身) 是以在此招魂？

招魂者：我們招的是李將軍一家啊！

司馬遷：(掩面) 李家終究難逃株連命運？

甲：(唱) 李將軍一戰敗降胡叛漢，天威怒李家九族盡株連。

乙：(唱) 行刑日天地暗雲愁霧慘，李家人臨行時靜默無喧。

丙：(唱) 監斬官高聲問有何遺願？

丁：只說了，李家焉有叛國之理？(唱)

李陵他遠在天山、百口莫辯、昏君不察、李家人含恨啣冤向九泉。

招魂者：而後血腥瀰漫，臭味數日不去，無人敢去收屍。我們感佩舊情，私下爲其招魂，以悼在天之靈。

(招魂者一行人漸行漸遠，獨留司馬遷在原地。急走回角落修史。)

(漢武帝便服上)

漢武帝：愛卿好雅興啊！

司馬遷：唯恐辜負先人。

漢武帝：愛卿當真寡人不辨是非？(唱)

他李陵先祖歷代為武將，個個是大漢朝國之棟樑。

得軍心勝吳起含血吮瘡，憐蒼生似文王視民如傷。

李陵才華不下龍城將，籠絡民心更有方。

關隘險地無處不曉暢，軍機密報更周詳。

若是他在番邦兵權執掌，哪一日逐鹿中原難提防。

你若是秉中正自詡忠良，為黎民為廟堂還須思量。

司馬遷：(唱)

聽他言嚇得我精神惚恍，還道是伴君王如伴虎狼。

卻原來位高處看得寬廣，悔當日意氣盛言語顛狂。

漢武帝：(唱)

你不該朝會上言語衝撞，下犯上臣逆君有違倫常。

愛卿你似寡人左右臂膀，若赴黃泉身心俱憂傷。

寡人本欲赦免，愛卿竟提出以刑代死，無論如何，萬幸臂膀還健在。(活動雙手)

司馬遷：(有點感動，但想起招魂一事) 那一日言語衝撞是臣魯莽，但李家仍是

無辜，既已誅九族，還望能為其弔祭，任其曝屍荒野，此舉有違人情。

（武帝見司馬遷無法與自己達到共識，怒下。司馬遷愣住。燈暗。）

【第二場】

（司馬遷在角落修史。前舞台：蘇武上。）

蘇武：忍饑擔饑在北海，蘇武今日歸漢來。在下蘇武便是。只因十九年前去往匈奴，被單于刁難，困在北海牧羊維生。如今承蒙漢家人巧計搭救，才得脫出。來此已是。

（走到角落，叩門。司馬遷開門。）

司馬遷：請問是？

蘇武：敢問閣下是太史公司馬子長嗎？

司馬遷：正是。

蘇武：在下蘇武。

司馬遷：原來是蘇大人，聽聞大人近日從北海歸來，可喜可賀。今日到訪爲了何事？

（蘇武盯著他打量一會兒，突然跪下，司馬遷大驚。）

司馬遷：大人這是爲何？

蘇武：這是替李陵所跪，（唱）

胡漢交戰多死傷，李陵初登帥壇意氣揚。

一朝兵敗聲名喪，帝王震怒無人敢聲張。

唯獨有太史公情義相仗，直言叛國投降實荒唐。

連累你終身失倚傍，連累你曾命懸一線在陰陽。

李陵他聞此事不由珠淚淌，一面交竟負深恩怎報償？

司馬遷：快快請起。（扶蘇武起身。）這麼說，李將軍未曾死？

蘇武：太史公啊，此事說來話長。

司馬遷：願聞其詳。

蘇武：遙想當年北海邊……

【第三場】

（前舞台：李陵急上，依舊身著漢服。）

李陵：哥哥在哪裡？哥哥在哪裡？

（李陵蘇武相見，激動不已。）

李陵：陵以為終身與哥哥不復相見也。

蘇武：兄弟怎麼也來到此處？莫非被俘至此？

李陵：（慚愧地）哥哥容稟！（唱）

李陵出身好世家，先祖軍旅度生涯。

三歲就把槍棍耍，五歲刀劍與狼牙。

我彎弓一雙飛鳥落平沙，劍出鞘寒星閃爍生光華。

秉庭訓勤攻讀西窗之下，明天道辨人事分毫不差。

（夾白：蘇武：賢弟文武兼備，人盡皆知。）

弱齡登壇統兵將，首戰匈奴出漢邦。

鬥智籌謀坐帷帳，奮勇殺敵騁邊疆。

本來是穩操勝券如反掌，只待得雕弓羽箭射天狼。

誰料想援軍會合迷方向，拋捨下李陵獨把戰局扛。

誰料想匈奴河谷劫軍餉，誰料想押糧官潛逃往他方。

李陵我孤零零一心懸望，但盼得及時雨能解災荒。

豈料小人讒言來毀謗，加油又添醋、雪上復加霜。

一道聖旨從天降，言道勝利始得歸故鄉。

時日久軍中士氣漸淪喪，遭偷襲一夕之間盡傷亡。

（李陵唱的時候，蘇武漸漸往角落移動。前舞台：兩方軍士上，打出手，三上三

下。漢兵不敵，狼狽逃竄。)

(李陵領殘軍上)

李陵：(遠望)這裡是什麼所在？

士兵甲：元帥，此時大霧瀰漫，黃沙撲人，難以辨識。

李陵：(回頭望，嘆了口氣。)想我李陵，幼時即隨先祖軍旅跋涉，斬將無數。

一旦領兵，卻是淪落這番下場。弟兄們，皆是本帥過錯。(眾兵士忙否認)(唱)

此時間雲霧漫漫風沙狂，分不清原野峻谷或山岡。

眾兵士輕聲細語腳步輕放，若有埋伏難提防。

(匈奴兵上。匈奴大將與李陵對打。李陵落馬被俘，前舞台燈暗。)

(李陵落馬時，司馬遷在角落不由驚呼出聲)

司馬遷：唉呀！想李將軍如此好的身手，怎會落馬了呢？

蘇武：軍中斷糧已久，加上關山跋涉，自然不敵。

(舞台燈亮。後舞台：單于端坐大位，公主及兩位大臣甲乙在旁。前舞台：李陵雙手被縛，但仍挺直背脊。身旁有數名兵士。)

單于：李陵呀李陵，念你是條好漢，只要你肯歸降於我，本王不為難你。

(李陵不言不語，兵士們威嚇，並強制李陵伏倒在地。)

單于：(走下階梯來到前舞台，制止兵士)全都退下，英雄好漢不該如此對待。(替李陵鬆綁)已備下一間廂房，不如漢人的舒適，但也不差了，休息去吧。

李陵：你如此做，我也不會投降。

單于：聽說漢人最喜歡打賭了，不如我們打個賭吧。(單于慢慢走回後舞台，隨意地坐在椅子上)賭贏了，本王就派人送你回去。

李陵：打什麼賭？

單于：在你昏迷的這幾天裡，本王散播了一些謠言，應該就快傳到你們皇帝那裏去了。

李陵：(覺得不妙)什麼謠言？

大臣甲：李陵英勇神武，殺敵無數。奈何軍糧被劫，前後無援，只得困守孤城。

大臣乙：李陵咒罵上蒼與帝皇，自言出身武將世家，從未遭此不堪。

大臣甲：最終兵敗被俘，投降匈奴，被昭為婿，配婚公主。

大臣乙：為匈奴練兵，指望有朝一日中原逐鹿以雪前恥。

李陵：（失色）這這這，分明造謠生事！

單于：正是要造謠生事。

李陵：如此幼稚的謠言，不會有人置信。

單于：咱們就賭這個！如果一個月內，你們大漢皇帝對此沒有任何反應，就算本王輸了，按照約定放你還朝。

李陵：我輸了話又當如何？

單于：取決於你。如何？是個有利無弊的賭約吧？

李陵：（思考半晌）就此說定。

（舞台全暗，燈光獨照司馬遷。司馬遷全身發抖。）

（前舞台燈亮，回到蘇武與李陵對談）

蘇武：後來呢？怎麼樣了？

李陵：（哭）滿盤皆輸。（唱）

英雄自古生死且由天，卻也難防小人與謠言。

朝廷怒滿門兒女遭刑憲，又下詔將咱李家祖冢遷。

關山阻隔路迢遠，身無雙翼向故園。

遙想行刑日、刀起刀落血飛濺，夜夜驚夢難成眠。

李陵犯錯一人擔，何故九族無辜受牽連？

俗世再無可留戀，拚一死黃泉路上再團圓。

只聽聞哥哥在此，今日特來拜別。

蘇武：賢弟說哪裡話，且隨愚兄來啊。

（走上階梯來到後舞台，遠望。）

李陵：此是？

蘇武：此處是北海至高點。(唱)

驀然回首羝羊亂，俯仰寂寞天地間。

偶作章句抒幽怨，放歌長嘯世道艱。

向南一帶鄉關盼，遠望權作歸故園。

寒來暑往流光換，北海牧羊知幾年。

愚兄將此地喚作望鄉臺，在此長歌當泣，遠望當歸，春去秋來，轉眼多年。賢弟，你可知盼的什麼？

李陵：自是回轉故鄉。

蘇武：非也。

李陵：非也？

蘇武：十多年前，愚兄來此，原是指望胡漢能夠和平共處，不料卻淪落至此。十九年來，心心念念的便是未竟職責。賢弟，人生各自有天命，盡己所能，豈能輕言赴死？

李陵：天命難窺，如何得知？

蘇武：愚兄也曾懷疑天道有無，如今賢弟到來，始知真有天意。

李陵：這便如何說？

蘇武：賢弟聽仔細了。(唱)

李家滿門遭刑憲，賢弟無由歸故園。

難歸漢、便降番，從此徜徉在天山。

李陵：(怒，唱)

哥哥此理難分辨，一片忠心豈降番？

我若降番是背叛，更負李家在九泉。

蘇武：(唱)

賢弟莫要變了臉，請聽愚兄說完全。

你我二人巧計展，我在漢來你在番。

南來北往音信換，從此四海少波瀾。

李陵：（思考）哥哥的意思是，讓陵假意降番，咱倆再裡應外合？

蘇武：不錯，賢弟若能在匈奴朝中取得一席之地，再用計謀將愚兄遣送回朝，屆時我倆裡應外合，一來便完成了愚兄十數年來未竟的職責，二來胡漢友好，蒼生可免受戰亂之苦。豈不聞上兵伐謀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能夠兵不血刃，方為上策。

（李陵思考半晌，點頭答應。）

蘇武：此去不可回頭，任重而道遠，賢弟可想仔細了。

李陵：任重而道遠……（唱）

進也難退也難步伐怎跨，歸漢難降番難何處是家。

漢家負我我不負漢家，投我以暴雨我答以煙霞。

何妨將計就計詳規劃，莫再教萬千紅顏殞黃沙。

（蘇武與李陵作商討狀。舞台燈暗。）

司馬遷：唉呀！（唱）

聽他言不由我熱淚盈眶，想當年為此事盡是荒唐。

都只為李陵兵敗竟投降，李家人魂飛魄散在刑場。

卻原來謠言誤人勝刀槍，隻言片語竟教人遍體鱗傷。

【第四場】

（燈亮。前舞台：朝會場面。蘇武歸漢，單于送別漢使、蘇武。李陵著胡服，作駙馬打扮，與公主站立一廂。）

單于：蘇先生，想不到北海牧羊十九年，竟還有回轉之日，真是奇蹟啊！

蘇武：多謝單于吉言，蘇武這十九年來確切領會了北國風光。

李陵：賀喜哥哥，今日終得歸漢。

蘇武：（佯作憤怒）李陵啊李陵。

（李陵掩面不語，公主安慰他）

單于：哈哈！本王想起了李陵歸順我國的那天。當時問他怎麼轉變了心意。他言道，已然無家，又為故人所辱，不如留在此地。

蘇武：這也全拜單于所賜，若非單于和他定下個無聊的賭約，李陵豈有如此作為？

單于：這是為他辯解嗎？唉，豈能全怪本王？若你們大漢朝天子真能明辨是非，豈為謠言所誤？九族株連哪，咱們可沒這樣的刑罰。

（聽單于所言，蘇武和李陵臉色越來越難看。公主安撫李陵。）

公主：哥哥別說了。

單于：唉呀，今日見蘇先生就要回國，恐怕這些言語再也無處可說，才這麼無所遮攔。望先生不要見怪啊。

李陵：狼主，李陵一介降將，確實可鄙。只是哥哥今日回去，國中再無同鄉。懇求狼主讓李陵與哥哥再上望鄉台向南遙拜一番。

單于：這可得要問蘇先生了。

蘇武：也無不可。

單于：妹妹代我作陪吧。

公主：是。

李陵：如此，哥哥便隨我來呀！

（眾人下。只剩下公主、李陵、蘇武，三人走圓場。）

公主：想必你們哥倆有許多話好說，奴就在此等候。（下）

李陵：（對公主投以感激眼神）委屈公主在此等候。

（李陵與蘇武上階梯，來到後舞台，遠望）

李陵：十九年北海牧羊，

蘇武：蘇子卿始歸漢邦。

李陵：哥哥啊！

蘇武：賢弟啊！

（兩人同哭）

蘇武：賢弟，歸途合該歡欣，如今竟膽怯了起來。（唱）

十九年望鄉臺上望鄉關，凝望眼歸路迢迢山水寒。

世事滄桑多感嘆，少年頃刻兩鬢斑。

山重水複行路難，夢魂一夜到長安。

苦恨夢中影零亂，夢醒忽覺淚闌干。

如今得歸疑夢幻，但怕舊景盡凋殘。

賢弟，當初騙了你，站在此處，耿耿於懷的仍是故鄉啊。

（兩人又泣）

李陵：哥哥，今日一別，應無重逢之日。當日之約，陵自當謹記在心。只是有一事望哥哥成全。

蘇武：愚兄當極力奔走。

李陵：聽聞陵被俘，陛下受謠言所惑，要誅李陵一家，有太史公司馬子長仗義而出，陛下震怒，本要問死。太史公顧念先人遺志，以刑代死。想太史公與陵不過一面之緣，卻受如此牽連。哥哥一旦歸漢，請代為探望。

蘇武：自然。

李陵：哥哥啊，天色尚早，再久留些吧。（唱）

一分手哥哥金蹬雕鞍跨，離卻異地向漢家。

望鄉臺上再無倆，獨留隻影望天涯。

望鄉臺上忘故鄉，天涯到處不是家。

從此忘卻了家國牽掛，將鄉愁掩埋作夢裡曇花。

心田上血淚澆灌多清雅，暮生朝死、一夜燦爛便枯朽了枝芽。

蘇武：賢弟……你要多多保重。

李陵：哥哥，李陵一生所負甚多，一身罪孽，如何償還得起？

蘇武：記取當年約，莫負平生志。賢弟，我去了。（念）良友遠別離，各在天一方。山海隔中州，相去悠且長。

（蘇武下，李陵遠望，目送蘇武遠去，嘆了口氣，轉身。燈暗。）

【第五場】

（角落：蘇武與司馬遷）

司馬遷：原來這就是蘇大人探訪的目的。

蘇武：只是一面之交，何以仗義？

司馬遷：無關乎交情深淺，在於理之有無。陛下一時氣憤，人臣自當勸諫。

蘇武：實不相瞞，這才是下官過府拜訪的目的，為探明當初真相而來。

司馬遷：真相？

蘇武：此案多可疑之處，破綻重重。（唱）

聽單于一席話渾身是汗，細思量破綻處千般萬般。

是何故五路援軍盡失散，拋捨下李陵孤軍挽狂瀾。

河谷被劫軍糧餉，緣何滿朝裝聾盲？

陛下無有運糧餉，只將詔書寄遠方。

竟言定要能斬將，敗軍不得歸漢邦。

司馬遷：（沉思）（唱）

聽聞李陵作降將，陛下顏色不張狂。

聽聞李陵統番將，陛下顏色始倉皇。

蘇武：緣何聽見李陵歸降，顏色不變，聽見李陵執掌匈奴兵權卻慌了呢？

司馬遷：（唱）

當初陛下獄中訪，言明此事有主張。

誅他九族雖悽愴，唯恐軍機洩他方。

蘇武：這倒也有理。但軍機洩漏，和李家又有何相關？若追捕李陵則罷，誅九族，

非明君所爲。

司馬遷：這就是不通之處。當日朝廷之上，陛下一開口便是誅九族，對李將軍並無多提。

（兩人走圓場，沉思）

司馬遷：陛下又言說，李陵不只掌握了大漢的軍機密報，李家世代爲將，早已收買民心。若是李陵掌握了兵權，逐鹿中原之日就難以提防了。

蘇武：這更顯蹊蹺，誅了李家九族，只會助長李陵的怒氣。萬一李陵以報仇之理南下，豈非適得其反？

（兩人走圓場，繼續沉思。兩人同時停下腳步。）

蘇武：太史公，在下想到了一個假設。

司馬遷：請講。

蘇武：想李家世代武將，征戰沙場，深得軍心民心。李陵乃少年英雄，文武兼擅，較之先祖可是有過之而無不及。想想高祖時的淮陰侯、先帝朝的周亞夫，古來不乏多疑的君主，不乏犧牲的忠良……陛下，對李家可能早有剷除之意。

司馬遷：言下之意，當年戰役實是陰謀？

蘇武：若這麼說來，就稍稍能解釋當時的怪象。李陵一戰，無論生或死，對陛下俱無損傷。若沙場捐軀，陛下就不費心力地除掉他。若戰勝，也可使匈奴安分一陣子。不過後來事情超乎了陛下的想像……。

司馬遷：陛下設想，若被匈奴俘虜，依李陵的個性，當是以死明志，不料李陵卻選擇歸降。

蘇武：正是。計畫亂了套，是以陛下神色慌張。

司馬遷：但細想起來，李陵是忠臣，

蘇武：忠臣無法同室操戈，即使誅他九族。

司馬遷：於是安心地斬草除根。

（兩人面面相覷）

蘇武、司馬遷：君心難測。

司馬遷：(唱)

箇中玄機難參透，帝王之心難捉摸。

他一聲聲只恐怕金甌顛破，誅九族實在是無可奈何。

牢獄中至誠言語肝膽剖，到如今人命一去萬事休。

哪裡是不忍良臣空埋沒，分明是不欲血汗遍地流。

哪裡是懼怕軍機來洩漏，分明是功高震主、翦除勢力便可高枕無憂。

還以為世路已慣此心已悠悠，卻還有傷心處不堪回眸。

(無力地) 爲何李將軍、下官，刑場上血腥飛濺的李家人，疆場上馬蹄踐踏的健少們，俱是賤如螻蟻，輕似沙塵？

蘇武：一切只是我倆的臆測。

司馬遷：若是臆測還則罷了，如若屬實，情何以堪？

蘇武：聽聞太史公近來打算寫就一本史書？

司馬遷：(疑惑，不曉得爲何蘇武突然提到此事) 不錯，此是先人遺志。

蘇武：如何寫呢？

司馬遷：古來史冊雖浩繁如煙，卻無有一本貫通古今，又拘於微言大義，失之簡陋。先父欲以人物爲主，寫就一周詳的史書，好讓後人能鑑往知來。爲秉先人遺志，故而忍辱至今。

蘇武：既然如此，就把那些賤如螻蟻，輕似沙塵的人們寫入吧。即使轉瞬灰飛煙滅，若書之史冊，便能永久流傳。

司馬遷：書之史冊？(面露喜色) 是啊，人生諸多血淚，豈能白費？如此，書之史冊！(提筆修史)

(後舞台燈亮，李陵閱讀蘇武寄來的書信。)

司馬遷：(唱)

記當時初相遇練兵場上，聞吟誦疑誤入村野學堂。

李將軍翩翩風度似儒將，為將士聖賢道理細闡揚。
有一人猶不理解弘毅章，你言說任重道遠歲月長。
那日別各自是南走北闖，再聽聞竟然是匈奴歸降。
為此事我斗膽天顏冒犯，到頭來竟落得極刑下場。
既非人兮亦非鬼，也非陰兮更非陽。
始知人生輕且賤，死生聚散總荒唐。
忽然有客相探望，言說道阻且長色倉皇。
人各有命生世上，天理還得細參詳。
君歸匈奴聲名喪，我因將軍亂陰陽。
還記當時笑聲朗，願垂青史美名彰。
青史由來多血淚，將軍血淚更滄桑。
若願舊事記史冊，傳奇篇章萬古芳。

（李陵看罷，也回信給司馬遷。）

（角落：燈亮，司馬遷與蘇武一同讀信）

李陵：（唱）

前塵舊事莫提起，留名青史後人譏。
年年獨上望鄉臺，家園夢裡望依稀。

（舞台燈漸暗）

【尾聲】

（角落：蘇武、司馬遷，皆白髯）

司馬遷：每覽李將軍來信，總不勝唏噓。

蘇武：天下幾十年來太平無事，全得歸功於他。今日《太史公書》寫就，高興才是。

司馬遷：子卿，你說這本書真的好嗎？某曾妄言「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

一家之言」，真是如此？

蘇武：前無古人，恐也後無來者，真乃曠世鉅作。

司馬遷：可嘆李將軍屍骨已寒，某最盼望的，就是將軍能夠親見此書問世；某最想書寫的，也是李將軍的故事，如此遭遇定能傳唱千年。可嘆將軍不允。

蘇武：少卿或許也沒料到，自己竟間接造就了此一名著。翻閱《太史公書》，字字泣血，句句錐心，若非心懷憂憤，豈能有如此動人篇章？

司馬遷：這都要感謝李將軍啊。

蘇武：如此說來，最要謝的該是先帝吧？

（兩人大笑）

司馬遷：亦要多謝子卿建議。

蘇武：若非太史公的好文筆，再多血淚也只是滿紙不知所云。

司馬遷：謝來謝去，倒不如謝天吧？最是公允。

蘇武：那就謝天吧。天理運行難測，人生在世，盡己所能。

司馬遷、蘇武：正是，

蘇武：人生由來多血淚，

司馬遷：不容青史盡成灰。

（兩人一同觀看史書。燈暗）

（劇終）